

欧洲奇幻文学大师迪特洛夫最畅销的动物寓言
风靡全球，超越年龄、想象的奇妙读本

黄金鼠②

坏博士的解剖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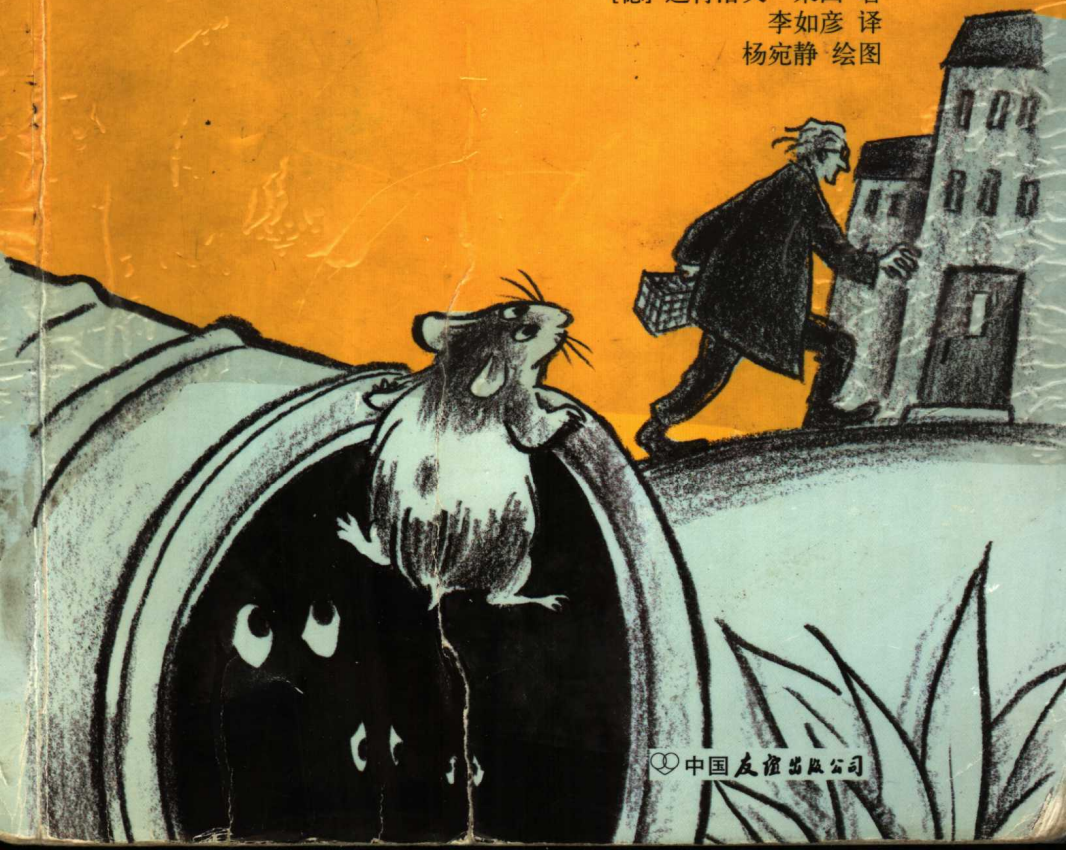
Freddy. Ein Hamster lebt gefährlich

by Dietlof Reiche

[德] 迪特洛夫·莱西 著

李如彦 译

杨宛静 绘图



Freddy

黄金鼠

② 坏博士的解剖刀

Freddy. Ein Hamster lebt gefährlich

[德] 迪特洛夫·莱西 著

李如彦 译

杨宛静 绘图

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黄金鼠：坏博士的解剖刀 / (德) 莱西著；李如彦译.

—北京：中国友谊出版公司，2003.1

ISBN 7-5057-1860-6

I . 黄… II . ①莱…②李… III . 童话—德国—现代

IV . I516.8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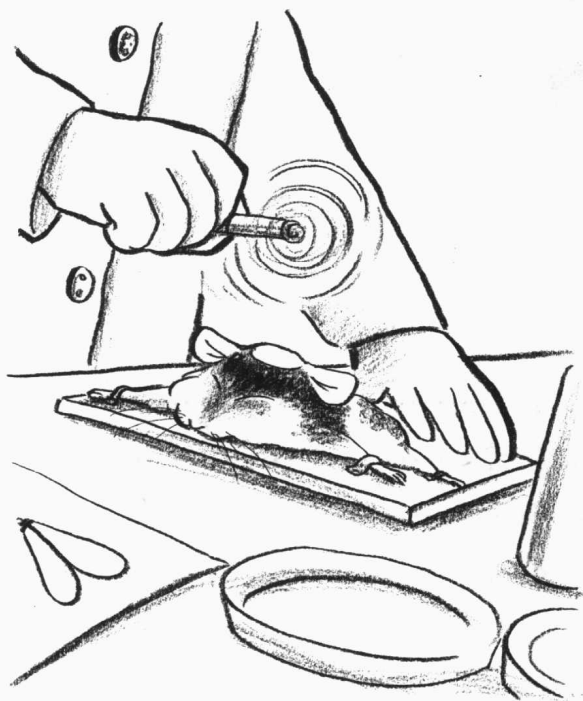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108567 号

©1999 Beltz Verlag , Weinheim und Basel

Programm Anrich , Weinheim

中文简体字翻译版权 ©2002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黄金鼠 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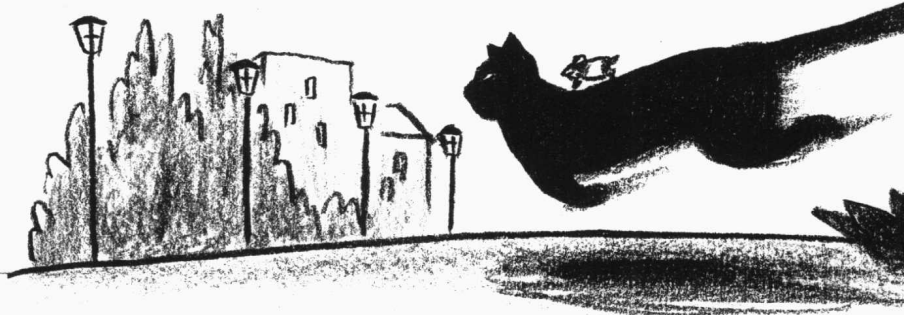
坏博士的解剖刀



目录

CONTENTS

第 1 章	4
第 2 章	13
第 3 章	21
第 4 章	31
第 5 章	40
第 6 章	47
第 7 章	55
第 8 章	66
第 9 章	76
第 10 章	87



第 11 章	96
第 12 章	105
第 13 章	113
第 14 章	123
第 15 章	134
第 16 章	142
第 17 章	150
第 18 章	160
第 19 章	170



第一章

一切都是从那天夜里开始的。

当然，这之前就已经开始了，但是那天夜里我才明白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的缘故。我明白了：迪特利希博士在追捕我，他想把我弄到手。我就是在那天夜里知道的：我处于危险之中。

大概是在午夜的时候。安里克和卡罗素，这两个唱个不停的天竺鼠终于安静了下来。威廉伯爵，这只很有修养的公猫也回到了他的睡毯里。约翰大师不在，他必须外出旅行。

我蹲在计算机前边写一个故事。我最喜欢在夜里写东西了。第一是因为像我们这种动物在这段时间头脑最清醒（生物



老师说我们金仓鼠是夜猫子)，第二是，因为夜里这台计算机就可以完全归我使用（白天总是被约翰大师占用着）。那天夜里我在写什么东西并不重要（不过，我还是告诉你们吧，我写的是一篇题为“白鼬逃亡记”的惊险小说），反正写这种东西对我来说几乎是驾轻就熟。

四周一片寂静。

当然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周围也不是没有各种各样的声音。约翰大师的钟正在滴滴答答地走，冰箱在厨房里咕隆咕隆地响，大街上汽车来来往往地轰响，计算机发出的嗡嗡声，还有我用爪子敲打键盘的噼噼啪啪声。不过这些噪音都不是特别大，即使对我们听觉高度灵敏的金仓鼠来说也不大。夜里有这么声音是不足为奇的。

在寂静中我写着我的文章。

正当我在显示器上阅读写完的部分故事时，我听见有人打开下面楼梯间的大门。这并没有什么特别，因为我们是住公寓大楼（顶上带阁楼的那种），常有住户很晚才回来，而且楼门是从来不锁的。现在应该要听到关门声，然后是上楼的沉重脚步声，最后是开房门的声音。

然而我什么声音都没听到。

楼门肯定是被小心翼翼地关上的，声音轻得一点儿都听不见。我竖起耳朵仔细听。现在我听到了脚步声，轻轻地向前摸索。有人悄悄地上楼来了。

我直挺挺地坐着。

脚步朝我这个方向走过来，没在任何房门口停留，越来越近了，上了楼梯，声音越来越清楚了，终于来到我们住的地方。

然后就静下来了。

我突然听见好像有人轻轻地从口袋里掏钥匙串的声音。

又是一片寂静。

紧接着就发生了两件事。第一，我听见有人把什么东西塞进了钥匙孔里。第二，我突然闻到了一股气味，一股呛人的硫磺味。

这时我知道门外边是什么人了，是迪特利希博士，昨天来访的那位客人。他就是昨天下午突然出现在我们房间里的那个男人。

我没能立刻闻出来是他。

他长得又高又瘦，那副没边的眼镜还闪闪发光，头上散发



着一股非常难闻的浓烈味道，是含硫磺的去头皮屑药水味。

“您好，”迪特利希博士说，“我是施密特博士。”

当时我还无法知道他在说谎，但是我有预感，因为他说“施密特”三个字之前有一点儿犹豫。

“什么？”约翰大师站起来，问道。约翰大师刚才坐在计算机前，正在翻译一篇东西，在出门之前他必须完成这篇翻译。“请问，您有什么事吗？”他问，用的是一种非常客气的口吻。但是，这位施密特博士一敲门就冲进了房间，约翰大师肯定气得要死。不过他表现得还是很有礼貌，很有风度，他几乎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这样。

“我听说，您教语言课。”化名施密特博士的迪特利希博士说。“教英语，是吗？一对一吗？”他那细脖子上的喉结上下跳动着。为什么我看得那么清楚呢？因为迪特利希博士站的地方离我的笼子相当近（遗憾的是，跟其他感官相比，我们金仓鼠的眼睛绝对不是特别好的）。

“是的，”约翰大师说，“但是目前我不能再收学生了。”

“哦。真的不能吗？真是遗憾。”这话听起来似乎是在表示惋惜，但是出于某种原因，不能上课好像对迪特利希博士来说





无所谓。“只好这样了，是不是？没办法了。”他在房间里四处张望。这时他看见了我。更确切地说，他是在仔细地观看我。当然他早就应该注意到笼子里的我了，因为我的笼子放在书架上，位置不高不低，而且我又直着身子立在笼子门边，这样一来迪特利希博士和我正好就面对面了。

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冷酷、动也不动的眼珠子。

迪特利希博士面无表情地盯着我看，看得我全身冰凉，我不由自主地龇出了牙。我觉得这个过程持续了相当久，大概有几秒钟的时间。迪特利希博士突然什么也没说就转过身去。

他朝门口走去，说了一句“祝你今天过得愉快”就告辞了。来得突然，走得也很突然。

房间里还留着一股呛人的硫磺味。

现在，半夜里我又闻到了他的味道。硫磺的臭味从外边透过门缝钻了进来。迪特利希博士站在我们的房门口。

他把什么东西插进了钥匙孔，迪特利希博士正准备闯进我们的房间。

我竖着毛，直挺挺地站在那儿。

最初，我就好像瘫痪了一样，但是后来我鼓起了勇气，朝

着写字台的另一条边冲去，顺着金仓鼠绳梯迅速爬到地板上，然后飞奔进隔壁威廉伯爵睡觉的房间。他正躺在猫毯上香香甜甜地睡大觉呢。

“威廉伯爵！”我轻轻地喊他。没有反应。

“威廉伯爵！”他发出鼾声，然后就没有声音了。

我悄悄地倾听门口的方向，从那里传来什么东西相互摩擦和撞击的声音，声音很轻。迪特利希博士正在设法用备用钥匙开门。

“威廉伯爵！”还是没有反应。于是我咬了他的爪子一口，虽然咬得不重，但是很有效果。威廉伯爵一下子跳了起来。

“福瑞弟！”他摇晃着爪子，“你疯啦？这可是……”他打住话，竖起了耳朵。“那儿有人。门口那儿有人。”

“没错，”我小声地说，“那儿有一个人要进来。”

我们一起仔细地听着。门口那儿有什么东西从钥匙孔里拔了出来，然后又有什么东西被插了进去。迪特利希博士试着换一把钥匙开门。

威廉伯爵闻了闻。“就是昨天那个家伙，用劣质洗发精洗发的那个家伙。可他想在这儿干什么呢？”



“他想把我抓走。”

“把你抓走？”威廉伯爵摇着头俯看着我，“我的好福瑞弟，你得跟我说清楚，为什么有人要……”

“咔哒！”门口那儿响了一声。

“他进来了！他来了！”

“快，藏起来。”威廉伯爵嘘了一声。“随便找个地方藏。我来设法把他引开……站住，等一等！”我们仔细听着。鸦雀无声。

“他没打开门，”我小声地说，“还没打开。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，你还是给自己找个藏身的地方吧。我想看看我能做点儿什么。”威廉伯爵叹了口气，“得会像狗那样汪汪叫。我从来没想到，我会希望自己学狗叫……”

“安静！”我静静地听着，“脚步声……在楼梯上……下去了……他走了！他放弃了。”

“真的？”威廉伯爵也仔细地听了听。“真的。噢，可松了口气！”他坐到他那条猫毯上。“那么，我得说了。”他看着我，“我的好朋友，我建议你，下次别让我这么激动了。不过，请你现在告诉我，”他继续说，“为什么你认为那个人想抓走你

呢？”

“因为他的眼睛。”我告诉他，昨天迪特利希博士是怎样冷冰冰地看着我的。

“这听起来不太像是一见钟情，”威廉伯爵说，“问题是，为什么呢？我是说，他对你有什么企图？”他想了想，“如果这个迪特利希博士真的想把你弄到手，那他绝对会再试一次的。”他突然抬起头来。

“咦？”他说，“那个人昨天自我介绍时说他叫施密特博士，你是怎么知道他叫迪特利希博士的呢？”



第二章

因为我，尊贵的伯爵，虽然我只是一只小小的金仓鼠，却非常聪明，我还会做算术呢。

这些话我当然没跟威廉伯爵说，甚至连玩笑都不敢开。因为，我要是说了，很可能会被他误解是在攻击他的尊严，他会翻脸的。

于是我只说了一句：“你还记得我们昨天的第二位客人吗？”

“当然，我的好朋友。那个女人，那个，那个……”

“丽莎·波登佩。”我帮他说完。

“对。但是……”威廉伯爵摇摇头，“好像丽莎·波登佩跟

迪特利希博士应该是没有什么关系。”没错，一开始是没什么关系的。我开始跟威廉说明。

迪特利希博士回去之后，电话铃响了。

“喂？”约翰大师拿起电话说，“是的，对。我就是。噢，记者？您要采访长住德国的英国人生活？噢，明白了。好的，为什么不呢？是的，您是……波登佩？是的，丽莎·波登佩小姐，恐怕我们得把这事往后延。我要去旅行。是的，很抱歉。今天晚上就出发。出去几天。哦，我明白了。不过我还没收拾行李呢。好吧。在哪儿？好的，这个小酒馆我知道。就在这儿的转角。一个小时以后？一会儿见。”

约翰大师挂上电话，转向正蹲在计算机键盘旁的我（他工作时我就在一旁仔细地看他，总有学不完的东西）。他若有所思地揉着鼻子（他长着一个引人注目的大鼻子，还有一对引人注目的浓眉毛），说：“哎，我的孩子，我一直还没有想好，能不能让你们自己单独待几天。”他叹了口气。“就怕会发生什么事情。”

“什么事都不会发生的，老师。你大可以安心去英国。”

我让这两句话出现在显示器上。因为遗憾的是，虽然我们